

隐喻与科学实在论

安军¹, 郭贵春²

(1. 山西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文章在探讨隐喻的指称和逻辑问题的基础上, 初步介绍了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 对当代科学实在论的隐喻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 试图从多个侧面说明隐喻与科学实在论的内在关联, 并揭示二者之间某种本质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关键词: 隐喻; 指称; 逻辑; 科学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6)03-0062-05

在科学实在论当代演进的过程中, 隐喻的特殊意义日益强烈地凸显出来, 并且自然而又必然地被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们所聚焦。当代的一些科学实在论者通过对隐喻本质、特征、结构、功能以及意义的考察作出断言: 科学隐喻可以从一种特殊的途径作出对客观世界基础性构成部分的近似性描述, 而正是这些描述在一种可理解的意义解释了实在世界在深层次上的构成本质。

一 隐喻的指称与逻辑

隐喻的指称与逻辑问题的解决是考察隐喻与实在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本着一种探索性的态度而不是固守传统教条, 同时只有通过用一种理性的存疑的方式取代形而上学绝对肯定的方式, 才有可能尝试对指称实在事物的逻辑进行解释。^[1]显然, 这种解释与对隐喻指称假定的本体论澄清密不可分。当代科学实在论试图在超越传统符合论的基础上去探究科学理论实体所对应的指称和逻辑, 并且非常注重这种对应的趋同性和一致性, 从而使对于实在的指称和逻辑问题成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 对实在世界的认知随着科学实在论的演进而不断地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在隐喻指称所涉及到的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 世界的意义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理解, 而是既包括现实的外在世界, 同时也包括心理映射的意向世界以及可表征的理论实体

世界等更为丰富的内容。显然, 隐喻语言对这种多世界的指称关系大大拓展了传统指称理论的解释范围。科学实在论者正是由此发现了一条继续推进实在论进展的可能路径。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隐喻所具有的指称功能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本质上来说, 隐喻指称可理解为一种二阶指称。隐喻对与陈述的字面解释相符合的指称进行了消解和悬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指称, 相反, 它解放了语言的另一指称维度和实在自身的另一维度。如果把字面意义的指称称之为“第一层次的指称”, 那么, 隐喻指称是在解释中通过悬置这种“第一层次的指称”从而释放出来的“第二层次的指称”。“隐喻陈述正是那种清楚地指明被悬置的指称与被展示的指称之间关系的那种陈述。正如隐喻陈述在字面意义的破碎处获得它的隐喻意义, 它同时在可以(以一种对称的方式)被称之为其字面指称的破碎处获得它的指称。”^[2]从另一种角度, 隐喻指称可理解为直指指称的一种变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认为隐喻是作为直指指称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而存在的。当然, 其结果是对直指指称的意义进行了扩张、转换或变化。

具体来说, 隐喻指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它具有一种无限开放的特征。成功的隐喻并非是将确定的相关类似性或类比传达给听者或读者, 尤其是对于在科学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建构隐喻来说, 隐喻指称所具有的

【收稿日期】 2005-12-27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究”项目资助(04JZD0004)

【作者简介】 安军(1976-), 男, 山西浑源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2003级博士研究生, 山西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郭贵春(1952-), 男, 山西沁县人, 山西大学校长,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这种特征具有鲜明的归纳性。“理论术语必须具有一种语法上的无限性,因为其介绍涉及未来研究的一个假定主题。这样,这种理论术语的介绍通常要求的正是理论建构隐喻所提供的特征。对假定事物类提供一种尝试性的初步描述的途径;对指称同样普遍种类的假定事物类的并非不明确的特征,是通过对其特征在某些方面更易理解的事物的无限性的类比。表达此种类比的一个途径即是通过指称这些更易理解事物的语词的隐喻使用。”与此同时,“如果对包含相同隐喻主题的隐喻体的接合和提炼证明在科学理论建构中是真正有效的,那么,惟一可能的认识论上的解释是,大部分相关隐喻指称,以及科学问题中的隐喻表述(当在其隐喻语词的无标准的所指对象中被解释时),表达了重要的真理。”^[3]隐喻指称这种开放的无限性或非确定性,对于指称特点体现为非定义确定的理论术语和理论陈述极为典型。事实上,不仅不存在纯粹的语言学的精确性,所谓科学的精确性也只能理解为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精确性,科学语言使用的精确性仅仅是隐喻指称所表现出的特征或结果。隐喻以其开放的无限性特征进行一种含蓄的指称,在此意义上它们并不与所指的某种精确定义相符合,而是为其指出可能的方向。因此,隐喻的开放指称为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间性机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从而将科学探索与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的特征联结了起来。^[4]

其次,隐喻指称表现为一种非定义的指称确定战略。普特南关于科学理论术语实指指称的理论认为,对“水”等诸如此类的实体以及一些基本物理量如“电势”的指称确定可看作是一种“命名仪式”;克里普克则将其描述为一种“授予称号”的活动。当然,通名实际上并不是十分严格地按照这种“命名仪式”或“授予称号”的理想化模型被引入的。但这种模型却可以解释,一种既缺乏充分必要条件的逻辑根据,也没有按照所谓“标准特征”或“操作程序”进行明确定义的指称何以达到无歧义的效果。从本质上来看,实指指称确定可被理解为旨在调整语言用法、使之适应尚未发现的世界因果结构的一种程序或方式。这也就是说,引入通名实指指称的基本原则在于,将其用于那些基本特征与属性尚未被揭示的客体,由此调整了语言学范畴,使之适用于仅有部分因果特征被认识或理解了的世界。在这样一种非定义指称确定战略的应用过程当中,隐喻所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相关隐喻体的基本特征得到了足够清楚地理解,那么这些隐喻就可以被用来为其所包含的隐喻表达式确定非字面意义的所指;如果不同喻体间基本特征的差异足够大,与它们的类比或相似性就足以消除所引入语词的新指称的歧义性;随之,发展了相同隐喻主题的隐喻就可被用于报导新的发现或进行相关的理论推测,这样,所引入隐喻术语的新指称也就被确定下来。认知科学中计算机隐喻的应用充分证明了这种理论术语的实指引入。

再次,隐喻指称可视为一种对实在的“认知通道”。指称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可以通过指认、明确定义或命名等多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它本质地与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对知识探索的不同方法与路径相关。指称理论的核心任务就在于

解释在知识的获取、评价、增进、交流过程中语言的作用,特别是在使社会合作和在此活动中的理性思考得以可能的作用,需要解释的是我们何以能够成功地探测并发现关于世界的诸种事实。此外,指称的因果理论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承认指称包含了与命名引入仪式的因果关联,而是由于一个术语与其所指的指称关联是典型地被一组认识论上相关的因果关联所证明的。这包括术语及其所指实例的使用者之间的关联。一种新知识的获得以及对科学新领域的探索,都需要语言用法不断被修正以适应并标志新发现世界的因果特征。因此,具有鲜明动力学和辩证性质的隐喻指称无疑是一种通达实在的最佳“认知通道”。由于科学术语必须被理解为提供了一种最适合于典型科学发现的认知契合,所以隐喻指称也是体现相关科学共同体达成一致认知的显著标志。

最后,科学隐喻指称的对象可被解释为一种具有自我平衡特征的群簇现象。事实上,指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现象。这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定义表征一种特殊的对世界的描摹。它代替内容由世界的因果结构支配的可能概念现象,其自身具有自然主义特征,并表现为一种可能的历史地个体化的世界中的因果现象。这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提供了最生动的调适科学语言使之符合世界因果结构现象的例证,同时也说明了理论建构隐喻的重要调适功能。例如,当术语 t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被隐喻地使用时,科学家们开始探索 t 隐喻地指涉的现象与其字面地指涉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在此期间,科学家将之与真实的 t 联系起来的特征群簇也就引导了他们对于隐喻 t 的思考。因此, t 所指涉的现象在其理论建构隐喻的使用中就是一种具有平衡特征的群簇现象,其本质由一个特征群簇给定,而非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 t 的字面所指也属于一种具有自我平衡特征的群簇种类,那么其本质结构就与其隐喻所指相一致。^[5]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隐喻指称问题的最终澄清必然涉及到相关的隐喻逻辑问题。隐喻与逻辑非但并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本质上,科学隐喻的直觉性与科学理论表征的逻辑性之间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而是共同为融合科学语言的一致性服务的。这一点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隐喻思维具有一种前逻辑的性质,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是在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逻辑句法的框架之内,才会作出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二元区分;在逻辑思考之前,在所有分类之前,隐喻思维早已在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隐喻虽然是前逻辑的,但并不是非逻辑的,试图在隐喻与逻辑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是徒劳无益的形而上学想法。事实上,用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隐喻的本质及其作用机制。对隐喻的现代逻辑分析始于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于196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模型与隐喻》。随后,塞尔和戴维森等人也作出了自己分析隐喻逻辑的尝试。2001年,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的教授查尔斯·斯坦哈

特(Charles Steinhart)发表了专著《隐喻的逻辑》,更为详细全面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书中,斯坦哈特提出了自己的隐喻结构理论,并且建立了一种计算机程序进行验证。他认为,隐喻的逻辑问题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隐喻与可能世界语义学问题。可能世界语义学认为,实在以一种最小限制形式填充了一个逻辑空间,该逻辑空间则进一步分裂为已知世界的各个部分。现实世界是这些世界中的一个,其他世界在不同程度和方面与现实世界有所关联。这为隐喻逻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如:逻辑空间、情态、多世界、可接近性、对应物等。其次,隐喻的逻辑真值条件问题。对此可作如下定义:在世界 W 中,一个形式为“ x 是 y ”的隐喻陈述为真,当且仅当在世界 W 中存在情态 S 和 T ,并且 x 在 T 中是 y 在 S 中的对应物。这里,所谓“情态”是逻辑空间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情态均包含特定的、彼此之间有所关联的个体。再次,隐喻的逻辑语法分类问题。至少存在六种不同类型:形式为“ A 是 B ”的简单同一型,例如“朱丽叶是太阳”;形式为“ A 是 F ”纯述谓型,例如“朱丽叶很明媚”;形式为“ A 是一个 K ”的类别述谓型,如“人是狼”;替换隐喻,通过将“一个在字面上不适用的词替换可适用的词而形成”;形式为“ A 的 B ”的名词函项隐喻,如“对科学实在论的赞同处于我理论的核心”;形式为“ A vs B ”的动词函项隐喻,其中 V 是一动词, A 不能字面地施动、或不能字面地受动于 B ,例如“我的车子喝汽油”中的“喝”或“这个学派孕育了一个观点”中的“孕育”。最后,隐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不明推论式推理的一种类型,同时在分类层次以及部分-整体层次理论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6]

事实上,在对任何一个隐喻进行解释和理解的时候,认知主体必然会由之出发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推论。表面上看,隐喻摧毁了原有的逻辑秩序,犯了赖尔所谓的范畴错误,但实际上却潜在地补充了发现范畴的逻辑。因此,既然隐喻对实在客体进行了重新描述,那么,所谓的范畴错误就是在已经描述的对象与重新描述的对象之间中介的解构阶段。这个过程扰乱并取代了既定的逻辑秩序、概念层次和分类架构,也造成了重新进行分类的后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隐喻应当是逻辑学和分类学的固有部分,它涉及被构造的语言作用。隐喻在表面上对原有逻辑结构的违反使新逻辑秩序的形成成为可能。

由于隐喻的指称和逻辑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根本性,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尝试都保持了鲜明的探索性,其结论则表现出理性的开放性。但是,这些领域的开拓性成果无疑对研究隐喻与实在的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二 隐喻:描述实在的认知和方法论工具

隐喻通过将标记转移到反对这种转移的新的对象上来拓展指称的范围,这一过程并不与逻辑相背谬,其结果是相距遥远的不同意义之间建立了某种近似,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实在观。隐喻的指称因此能够在不同层面以及不同意义上体现与之相关的语言实体。当然,它所体现的这种语言实体在不同语境中有时是现实的有时是虚构的、或者可能

有时表征一种逻辑可能性有时表征一种心理意向性,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形,隐喻指称所具有的那种不同本质的实在性总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可以经由逻辑所通达的(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在逻辑语言中,当一个符号的指示趋向于零时,其组织能力反而趋向于无穷大;在此意义上,多重指示、单向指示和无指示在本质上都属于指示的一种形式,都对某种特定的外部实在有所指称,隐喻当然不是一个例外。相反,古德曼称隐喻所指称的这种实在是一种隐含的“再造实在”,从而赋予了隐喻在描述的基础上合理地建构实在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比平·英德加(Bipin Indurkha)在《隐喻与认知》一书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表述。英德加认为,认知主体与现实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物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感知器官决定了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并因此产生了主体感知运动的数据集合。在此基础上,更高一级的感觉层以及认知层进一步重组或简化了感知运动的数据集;从更高或更抽象的认知层的概念网络来看,认知主体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仅仅是概念网络的同型拷贝而已。这一过程是由贯穿一切低级认知与感觉层的投射机制所实现的,而这也正是隐喻的根本运作方式。此外,认知主体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网络的投射而在现实世界中发现不同的结构,从而意识到一切可能知识的隐喻本性。^[7]例如,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许多根本概念都是人类的心灵所形成的一些抽象概念,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给实验结果表面上复杂而混乱的现象赋予规律、秩序和简单性。因此,通过科学知识对于实在的把握,在本质上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层面,正如用简单化、抽象化的线条描绘一个结构复杂的对象一样,无法得到实在自身的全貌。在物理学实验中,当电流的作用越过空间使磁针偏转或在互不相连的另一电路上产生感应电流时,观察者就必须想象空间里有一种传达效应的媒介或桥梁。在这种情况下,法拉第合乎逻辑地假想:在电介极化里必定存在某种力“线”或质点“链”,而这种力“线”或质点“链”在离开其来源后,仍然可以在空间中自由地存在并起作用。^[8]

科学隐喻对结构复杂、本质神秘的实在事物的有效描述充分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智慧”。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事实上是把表述外部实在在世界整个图象的科学理论想象为一个特定的隐喻系统;该系统描绘了观察者所观察到的复杂的、业已掌握并使用的传统科学概念或术语所无法理解和描述的实在。这种关于外部实在的图象不仅受到认知主体在某一特定时期认识能力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当时所能够应用的观察工具的限制以及科学理论范式的限制,以致总是呈现为一种不完善的、未完全显露、暂时性的外观。因此,作为这样一副隐喻图象的科学理论,尽管并不是作为绝对真理或终极描述而存在,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它是当时的科学家共同体所能够提供的最好图象。^[9]

用康德的术语来说,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实在总是处于可观察体认知的现象界的彼岸,而不是径直地、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或显微镜下。尽管人类的观察仪器和认知能力在不断地得到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客观实在与认

知主体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顽固的“外观之幕”而无法克服。无论使用多么先进高级的观察仪器,人类所观察到的并不是实在或“物自体”自身,而不过是实在的影射或现象,甚至是现象的影响;与此同时,实在向观察者显示的非但不是其本体的现象,而是这种现象的结构或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把握这种所指物即实体所投射的现象及其关系,除了利用隐喻的方法别无可能。因此,即便是科学家们,也无法摆脱柏拉图洞穴隐喻所描述的被囚于洞中的囚犯的地位。所有的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只不过是实在的投影或隐喻,甚至是投影的投影。这种情形在宏观世界的表现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如果站在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层面上就可发现,惟一的选择就是借助于隐喻间接而曲折地面对实在并且反映现象;在渺观世界和胀观世界情形更是如此。因此,如果用一种诗意的隐喻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人类形而上学的理性冲动和求知本性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停留在自在之物的彼岸而无所作为,甚至无法满足于知其然,而总是力图知其所以然;所以,在认识实在的艰难旅程中,既然不存在一条笔直的阳关大道可以直接通达实在的本性,“人类便不得不借助于隐喻这根拐杖,沿着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地向自己理想和憧憬的目的地踽踽独行。”^[10]

总之,隐喻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对客观实在的一种语境化把握。正是语用语境的不断分化和重构决定了隐喻语境的存在及其把握实在在本质上的有效性。隐喻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单纯的语言游戏,它关涉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对实在进行有效的指称和描述。在认知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隐喻的“表现形态本身所内聚的语义内容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形成了多重隐喻的有力策略,从而超越自身而形成了一种把握实在意义的方式。”^[11]科学隐喻的本质极为鲜明地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从根本上来说,科学隐喻的发明和应用出于科学家共同体认知、交流、建构相关理论的需要;是基于实现对客观实在世界某种特征猜测、探索 and 描述的目的,而从一种相对中立的认知标准出发去捕获特定的、尚未被完全揭示的关于客观实在的知识。^[12]

三 基于隐喻的科学实在论

科学理论知识必须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是传统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基本主张。知识对实在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符合是传统科学实在论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实在之不依赖于人类文化、历史、语言而独立存在也是他们默认的前提。普特南认为,这种科学实在论的传统观点建立在二元分裂的基础之上,可以称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他进而对于这种传统思想的理论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人类有这样一种朴素的自然倾向:因为意识中发生的一切内容必然确定意向内容和语言所指,似乎存在着某种“理智射线”把思维记号或语言与所指对象联结在一起。这种“指称魔力论”的自然倾向实际上早在原始民族那里就已经存在。它主张“某些表征(特别是名称)与其承担者有一种必然联系;知道了某人或某物的真实名称,就获得了征服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

自于名称和其承担者之间的那种魔力般的联系”^[13]对此,普特南提出了他著名的“缸中之脑”论证,指出了这种指称魔力论的虚幻性,从而使传统的科学实在论把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植根在对于实在世界的惟一一对应上的作法成为梦想。

普特南的上述思想为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一种“经验的实在论”,认为人类对世界的反应是通过一种自动或无意识的方式、在一种量的中间层次上通过对对象及其特征的直接感知实现的。后来,哲学家穆莱克(Mulick)在一篇发表于《科学哲学》杂志的论文中干脆把这种“经验的实在论”称为“隐喻实在论”,并且提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均为基于感知图式的隐喻”的观点。^[14]由此出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实在是一种感知域”的隐喻实在论结论,其中来源域与对象域、整个感知域与整个客观(外部、空间、物质、物理)实在、现象时间与客观时间、感知域的部分与客观实在的部分、感知特例与客观特例、感知联系与客观联系、感知特征与客观特征、感知域间的感知符合与实在各部分间的客观符合、感知的因果关联与客观的因果关联、经验概念与准经验概念、经验命题与准经验命题、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主观可能性与客观可能性分别一一对应。^[15]这样,对于实在的认知是通过隐喻结构而实现的,实在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

科学理论知识要求为不可观察的对象进行一种因果关系的说明和解释,因此科学实在论通过预设一些特定的科学概念用来指称此类实体。这种预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即是通过所谓的理论建构隐喻。事实上,科学实践的观察已经对这种隐喻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波”和“粒子”概念在量子力学中的应用。这样,科学中的真理概念作为对实在的符合是隐喻地建立在感知领域相关概念的基础之上。实在的部分,正如在感知领域部分的语词中隐喻地理解一样,可以对含有经验内容的句子起到客观的真理建构的作用。外部实在的概念是建立在感知领域概念之上的隐喻概念。真理概念作为外部实在的符合,则是建筑在我们对不同感知领域的比较能力之上的隐喻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实在论表现出一种“基于隐喻的实在论”的特征,而隐喻则发挥了其真理建构者的重要角色。由于语言系统中的大部分语词是一词多义的,它们首先被用于我们在感知领域中所发现的对象,然后通过隐喻映射假设外部实在的元素。^[16]

玻姆物理实在论的建构典型地体现了隐喻实在论的基本特点,其重要前提即在于隐喻性概念“隐秩序”的设定。玻姆认为,“隐秩序”是潜在的、隐藏的,人类无法通过它来直接认知实在,而必须借助“显秩序”也就是经验世界的秩序对之进行把握。很明显,“显秩序”是语境的,是语境与“秩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隐含在整体中的“秩序”只有在语境的作用下界定了特定范围、具有特定语境结构之后,才能表现为特定秩序中的“显秩序”,从而成为我们直接认识的对象。因此,可以说:“显秩序”(即经验世界)是“隐秩序”(即完整的实在)在“度”(即语境)的界定下,对实在某方面特征的体现,是

“隐秩序”特征的一部分。相应地,对“显秩序”的认识也就是对某种语境意义的把握。任何认知形式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在特定的语境下就会从完整运动中显示自身,即从“隐秩序”拓展为“显秩序”。然而,不同语境和秩序界定不同层级的整体性语境,而不同语境又体现了不同特征的“显秩序”,因此,所限定的语境结构改变时,已显现的“显秩序”会重新卷入整体的“隐秩序”之中,此时,在“显秩序”中拓展显现的又是具有新特征的实在形式。这样,任何一种对特定时期实在世界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无论是经典物理世界还是量子世界都是“隐秩序”在特定条件下的“显秩序”的显现,当它所适合的语境结构发生变化时,它又会卷回到整体运动中去,因此,经验世界只不过是不断地卷入和拓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17]

由于玻姆的物理实在论将整个实在世界视为一个流动的整体,所以他相应地提出了一种描述这种实在的新的语言流动模式,并且据此指出:与一种复杂的外部实在世界相适应的只能是一种动态的、整体性的语言概念系统,因此,在科学论述中应该消解传统实在论中基本概念的静态指称,因为它象征着词与所指对象的一种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模式才可以更好地描画实在的这种流动性呢?事实上,玻姆在建构他自己的实在论的时候,大量地应用了隐喻的方法,包括使用“隐秩序”、“隐变量”等关键性隐喻概念和术语,也包括大量隐喻模型的建构:如“卷入”与“卷出”的隐喻、实在的“全息像片”隐喻、油墨滴-甘油实验隐喻、多维隐秩序的“鱼缸”隐喻等等。^[18]玻姆的整个科学实在论体系离开了其独特的隐喻便无法说明,也无法理解。

除此之外,当代意向实在论由于把计算机隐喻作为其核心内容也成为隐喻实在论的一个明显例证。意向实在论认为,人类的精神和心智活动在本质上是大脑的一种计算活动,理解人类的心智活动离不开某种程度的抽象,这正如人类在编程或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对硬件进行抽象一样,心智活动代表软件所起的功能。意向实在论通过将人脑的实在环境隐喻为计算机,将人的大脑和心理过程隐喻为计算机程序处理和运行的过程,使心理表征的假设与计算机隐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哲学基础。当计算机隐喻在认知科学特别是在认知心理中获得成功运用时,那些隐喻地使用的计算机语词就在心理学理论建构的语境中获取了新的所指。^[19]这表明,意向实在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隐喻地建构起来的。

四 结束语

隐喻研究尤其是科学隐喻的研究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启迪了科学实在论的进展。科学实在论发展至今,早已超越以往所追求的以纯粹归纳逻辑为核心方法的思想体系,而正不断向着一种容纳不同科学方法、呈现立体网状结构的更具有包容性的科学哲学体系迈进。随着以隐喻为主导的科学修

辞学转向的全面展开,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特征体现得更加明显。在此过程中,隐喻有效地摆脱了纯粹形式语言先验逻辑预设的局限性,把科学理论论述的语用语境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为科学家在建构理论过程中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广阔的概念创造空间提供了可能。科学隐喻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结构与意向结构、论述证明力与修辞劝说力之间的僵化界限。可想而知,随着科学隐喻研究的深入,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域面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参 考 文 献】

- [1][2]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n Language[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274, 261.
- [3][15][16] Francesco Orilia. Metaphor and Truth-maker[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ume xxvi, USA, 2001. 120 - 121, 113, 121.
- [4][5][19] Richard Boyd. Metaphor and Theory Change: What is "metaphor" a metaphor for? [A]. Metaphor and Thought [C]. Andrew Ortony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93, 528, 493.
- [6] Eric Charles Steinhart. The Logic of Metaphor[M].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31 - 32.
- [7] Bipin Indurkha. 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M].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288.
- [8] 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35.
- [9] 汉伯里·布朗. 科学的智慧[M]. 李醒民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44 - 145.
- [10] 安德鲁·罗斯主编. 科学大战[M]. 夏侯炳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87.
- [11] 郭贵春. 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 [12] 安军, 郭贵春. 科学隐喻的本质[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3).
- [13] 陈亚军. 实用主义: 从皮尔士到普特南[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261, 278.
- [14] Stanley A. Mulaik. The Metaphoric Origins of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Direct Perception of Reality[J]. Philosophy of science, 62(1995), 283.
- [17][18] 鲁品越. 量子力学与深层本体论——简论大卫·玻姆的“隐秩序”哲学[A]. 杭州: 浙江大学 2002 年“当代科技革命与哲学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责任编辑 成素梅)

The Domain of Exposition , Subject and Basic Method : where will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ove towards ? ZHAO Yue - hong 54 ·

In our time ,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aces the straits.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people mix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feature on the domain of exposition.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omain of exposition of subject is too narrow.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wards the routes of the scientific sociology , the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ve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 but all of them have narrow - mindednes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the new wa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actice as the Solution to Rational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 Problem XIN G Dong - mei 57 ·

Both traditional science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share the same representativism ,that leads the debate of “ realism vs antirealism ” to the “ rational crisis ”. Traditional science realism treats scientists as “ rational dope ”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reats scientists as “ interest dope ”. Their common representivism presupposition results science research deeply plunge into the “ methodological horror ” that worries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cognition could reflect the world truthfully.

Metaphor and Scientific Realism AN J un , GUO Gui - chun 62 ·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headway of scientific realism , the issu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and reference , metaphor and logic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fter that , the author introduces a sort of metaphor - based realism , and an analysis on a typical case of metaphorically constructed scientific realism is considered also.

On Peter Galison 's Trading Zone Theory HONG J in , WANG Kai 67 ·

By putting forward his Trading Zone theory , Peter Galison argues that the disunity of scientific structure , which is demonstrated by it 's subcultures and the local coordination among them occurring within the area of the trading zone , undergirds the strength and stability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review some intriguing literature regarding this theory , while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its effects.

On the Region of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YIN Jie 71 ·

This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root of positivism in western thought ,and main ideas of positivism ,which include empiricism ,unifying science and value - free. Based this idea ,it reveals the background of post - positivism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introduces four concepts and mostly six regions in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is dissertation points that , studying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for clarifying the function of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enhancing self - awareness of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 - orien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has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Technique Yardstick of Human Wealth SHANG Dong - tao 76 ·

In the intrinsic identical significance of wealth and in human 's nature ,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or humanity is the history of wealth. The different wealth time finally belongs to the different technical time. “ The natural resource ” of “ Mother in the wealth ” , “ work ” of “ wealth general possibility ” , the working time in impoverished foundation , “ machine time ” and “ the free time ” of its value equally in wealth hereafter , “ the wealth holds ” and so on , the wealth history is the wealth symbol of technical history , the technology is criterion of the human wealth , and is the human 's first wealth. Under the “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 person 's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in the fundamentals in the wealth development or the reasonable orientation of the powerful nation road , only rely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the true significance , gradually holds the technology competitive advantage as soon as possible.

On Technological Choice under the Visual Field of Circular Economy YI Xian - fei , et al 80 ·

Circular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re of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oice which focuses on economical benefit has not fit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